

2020年,逃离战争、暴力和迫害的人数近8240万,比创纪录的2019年又增长4%

全球流离失所者再创新高谁之责?

赵晓晨

2020年,全球疫情持续蔓延,许多人为确保安全而待在家里时,有些人却不得不为了活下去而逃离家园。

6月20日是第21个世界难民日,今年的主题是“团结一致,万事皆成”。

两天前,联合国难民署在瑞士日内瓦发布最新年度《全球趋势报告》显示,2020年逃离战争、暴力和迫害的人数上升至近8240万。与2019年创下历史新高的7950万人相比,又增长了4%。

流离失所者再创新高的背后,谁该为此负责?

联合国难民署的这份报告指出,到2020年底,2070万名难民依联合国难民署授权得到照顾,570万名巴勒斯坦难民和390万名委内瑞拉人在境外流离失所。

另外,有4800万人在本国境内流离失所,另有410万人是寻求庇护者。

“每个数字背后都有一个被迫逃离家园的人,以及一个流离失所的故事。他们值得我们关注和支持,我们不仅要为他们提供人道援助,还要帮助他们寻求脱离困境的方案。”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普·格兰迪说。



“当巴勒斯坦难民回家时我将停下画笔”

——记约旦难民营中“难民的画家”

新华社记者 冀泽

“当巴勒斯坦难民回家时我将停下画笔,因为我所有的创作热情都是基于巴勒斯坦问题。”巴勒斯坦“难民的画家”哈利勒·盖斯告诉记者。

在6月20日世界难民日之际,记者探访了约旦境内规模最大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巴卡难民营。这座位于约旦首都安曼西北的难民营是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后建立的,是包括盖斯在内的近10万名巴勒斯坦难民目前的居住地。

盖斯说,自己至今一直生活在难民营中。

这其中,18岁以下人数占所有被迫流离失所者的42%。仅在2018年至2020年间,就有约100万名儿童一出生就在“流亡”。

在跨境逃亡的同时,也有数百万人在本国境内流离失所。

报告指出,受埃塞俄比亚、苏丹、萨赫勒地区国家、莫桑比克、也门、阿富汗及哥伦比亚等危机影响,这些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增加了超230万人。

与此同时,2020年,约320万名境内流离失所者和25.1万名难民返回家园——与2019年相比,分别下降了40%和21%。

难民安置数量则急剧下降,2020年只有3.44万名难民得到安置,为20年来最低水平,这是安置点数量减少和疫情共同导致的后果。

二

在分析人士看来,导致全球难民和流离失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冲突持续时间长、新的冲突此起彼伏以及政治解决冲突进程滞后。

2020年的世界难民日前,美国布朗大学发布了一份题为《创造难民:美国后“9·11”战争造成的流离失所》的报告。

报告指出,美国在“9·11”事件后参与的战争,对全球范围内的难民潮做出了“巨大贡献”:仅在2010年~2019年期间,无家可归

者数量从4100万增长到7950万,几乎翻了一番。

据媒体报道,布朗大学在这份报告中称,自2001年,美国至少发动或参与了8场暴力的战争,造成至少3700万人逃离家园,甚至可能多达5900万人。

报告称,这个难民人数规模是自1900年以来,仅次于二战造成的难民人数。

2001年,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发动阿富汗战争,至今已致530万人流离失所。2003年打响的伊拉克战争,则“制造”了920万名难民。

叙利亚内战2011年爆发,随着2014年美国介入,截至2019年,已经有661.7万人逃离家园。

实际上,近20年来,阿富汗、叙利亚、伊拉克等一直都是难民主要来源国。

有专家学者直言,世界上大部分难民来自战乱国家,是战争的受害者,而美国就是最大的战争推动者。

不仅如此,在一些因内部冲突造成难民增加的地区,背后也频显美国“身影”。

以委内瑞拉为例,近两年来,因为美国的介入和操纵,委内瑞拉国内政治冲突不断,造成许多民众逃亡国外。

三

“今天是世界难民日,这一天应该为政治家们敲响警钟,提醒他们必须付出更多努

力来预防和解决冲突与危机;提醒他们要保护民众——无论其种族、国籍、信仰或其他特征如何;提醒他们必须大声疾呼,消灭不平等,而不是助长分裂和煽动仇恨;提醒他们必须下决心找到务实和持久的危机解决方案,而不是指责他人或诋毁受害者。”6月20日,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菲利普·格兰迪发表声明,“各国领导人必须挺身而出,携手合作,解决当今的全球性挑战。”

联合国难民署保护事务助理高级专员特里格斯也指出,只要战争和冲突继续下去,流离失所现象仍会长期存在,而资源最匮乏的国家不成比例地承担着收容世界上大多数难民的负担,需要其他国家加强行动。

难民问题是国际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

疫情蔓延加上战乱频仍,导致全球流离失所者再创新高,全球难民问题何去何从,是国际社会必须正视的一个严峻问题。

设立世界难民日的最终目标,是让世界不再有难民。

“不只在世界难民日,而且在每一天,我们都与难民站在一起。”成功连任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6月20日在世界难民日致辞中所说,“我们有义务帮助难民重建他们的生活。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取得成功。”



6月16日,哈利勒·盖斯在约旦巴卡难民营向记者展示他的画作。

“当巴勒斯坦难民的笑脸出现在他们的家园时,那将是我心中最完美的一幅画,我便无需再创作。”盖斯说。

新华社发(穆罕默德·阿布·古什摄)

二是告诉在难民营中的人,特别是儿童,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和这个群体经历的苦难和抗争的历史。他绘画时总有很多儿童围观,他也借此给他们讲美术和历史课。他不希望下一代忘记回家的路。

盖斯的画作中有许多蕴含“回家”的主题。

在他逼仄幽暗的画室里,悬挂着一幅年迈难民的背影画。画面中一位戴着巴勒斯坦传统头巾的长者,拄着拐杖,身后拖着巨大的钥匙,步履维艰,但仍执着前行在归家路上。

他说,被迫离开家园的巴勒斯坦难民手中仍然留着家门的钥匙,这是他们要回到祖国的信念。尽管经过几十年,大多数人的家园早已被占领,房屋或已不复存在,尽管回家的代价可能非常沉重,但他们的信念不曾动摇。

“当巴勒斯坦难民的笑脸出现在他们的家园时,那将是我心中最完美的一幅画,我便无需再创作。”盖斯说。

(新华社安曼6月20日电)



纪念黑奴解放日

6月19日,民众在美国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参加六月节庆祝活动。

美国国会参议院6月15日举行投票,一致通过将6月19日黑奴解放日定为联邦公共假日的法案。非洲裔美国人从19世纪末开始庆祝这一节日,将其称为解放日、自由日或六月节。

新华社发(乔尔·莱纳摄)

蒙古国媒体制作播出纪录片解读中国发展

新华社乌兰巴托6月20日电(苏力雅)由蒙古国第二电视频道制作的纪录片《中国的发展之路》19日在该台顺利首播。

纪录片以高速公路、高铁、5G和脱贫为线索,结合对蒙古国相关行业代表人物的深度访谈及大量数据和影像资料,展现了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改善民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

蒙古国第二电视频道台长恩赫图雅谈及其纪录片创作时表示,中国的飞速发展和独特的发展道路吸引了全世界关注。我们以“路”为切入点,通过对中国的公路、铁路、信息通讯之路和民生发展之路进行调研,以蒙古国视角对中国发展进行解读。蒙中两国友好合作历史悠久,中国长期以来大力帮助和支持蒙古国发展,我们将继续开展有关创作,推动两国人民友谊代代相传。

据介绍,这一纪录片近期将在蒙古国多家媒体陆续播出。

日本学校供餐牛奶导致上千人食物中毒

新华社东京6月20日电日本富山县富山市多所学校和幼儿园近日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富山市保健所19日宣布食物中毒的原因是供餐牛奶问题,牛奶提供商内田乳业公司已受到停止营业处分。

据日本时事社19日报道,截至18日有6个幼儿园、16所中小学和2所高中共1212人出现腹泻、腹痛、呕吐等症状,其中1人住院。当地调查发现这些学校都采购了内田乳业公司的牛奶。富山市保健所19日宣布此次集体食物中毒的原因在于牛奶,但是不能确定病原体。

据报道,富山市在对内田乳业公司检查时发现,与装牛奶的罐子连接的管子清洗不到位。

早睡早起 不易抑郁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记者李雯)世界卫生组织官网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精神疾病,影响着全球2.64亿人。而美国一项新研究显示,对于习惯晚睡的人而言,如果能将就寝时间提前1小时,就可以将罹患抑郁症的风险降低23%。

此前有研究显示,无论睡眠时间持续多久,“夜猫子”患抑郁症的几率是喜欢早睡早起的人的两倍。

美国布罗德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人员追踪了约84万人的睡眠情况,并评估了他们基因中的一些遗传变异,这些变异可能会影响人们的作息类型。调查显示,他们中33%的人喜欢早睡早起,9%的人则是“夜猫子”。总体而言,这些人的平均睡眠中点,也就是就寝时间和起床时间的中间点是凌晨3点,大约晚上11点就寝,早上6点起床。

研究人员随后追踪了这些人的医疗记录,并做了他们有关抑郁症诊断的调查,结果发现喜欢早睡早起的人患抑郁症的风险比较低。研究尚未明确更早起床对本来就早起的人是否有进一步的效果,但对那些睡眠中点处于中间或者较晚范围的人来说,睡眠中点时间每提前1小时,罹患抑郁症的风险降低23%。例如,一个通常凌晨1点就寝的人改为午夜零点就寝,而睡眠持续时间不变,就可以将风险降低23%。这项研究已刊登在《美国医学会杂志·精神病学卷》杂志上。

此前有研究表明,早起的人在白天的光照,会影响激素分泌,从而改善情绪。参与研究的布罗德研究所的赛琳·维特尔建议,人们如果想要早睡早起的话,可以走路或骑车去上班,晚上调暗电子设备,以保证白天明亮,晚上黑暗的环境。

世卫组织官网公布的最新资料显示,抑郁症以持续悲伤、缺乏兴趣或乐趣为特点,可能扰乱睡眠和食欲,是全球致残的主要原因之一。抑郁症与肺结核、心血管疾病等健康问题有着密切的关系。



2021维也纳夏夜音乐会

这是6月18日在奥地利维也纳拍摄的夏夜音乐会现场。

2021年奥地利维也纳夏夜露天音乐会18日晚在世界文化遗产美泉宫上演。

新华社记者 郭晨摄

时势造就莱希,莱希又将如何影响时势?

毕振山

在6月18日举行的伊朗第13届总统选举中,60岁的司法总监莱希不出意料地当选总统。莱希胜选既得益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力挺,也与过去几年伊朗国内外形势发展有关。而莱希的对外强硬立场,也将给地区形势带来更多变数。

根据伊朗内政部公布的数据,本届大选伊朗有超过5900万名拥有投票资格的选民,最终参与投票的选民超过2890万人。莱希获得近1793万张选票,得票率近62%,大幅领先其他3名候选人,从而当选总统。

莱希1960年出生在伊朗什叶派圣城马什哈德。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他进入检察体系,2014年出任伊朗总检察长。2016年,莱

希被哈梅内伊任命为伊马姆·礼萨圣地监护人,并掌管伊朗财力最雄厚的宗教基金会。

2017年,莱希参加伊朗总统选举,但最终败给了改革派候选人鲁哈尼。2019年,莱希被哈梅内伊任命为伊朗司法总监,上任后大力打击腐败。

不少分析指出,莱希能够当选伊朗总统并不意外。

一方面,莱希得到哈梅内伊力挺,被认为是哈梅内伊的潜在接班人。此次大选,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都有不少热门候选人没通过宪法监护委员会的资格审查。剩下的4名候选人中莱希名气最大,民调支持率也最高。

另一方面,在鲁哈尼第二个任期内,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并恢复对伊制裁以及新冠

疫情持续蔓延,让伊朗经济备受打击。伊朗民众生活困难,对鲁哈尼政府的不满声也增多。在此情况下,强硬保守派逐渐得势,并在2020年的伊朗议会选举中获胜。此次大选,强硬保守派回归的呼声也盖过了改革派。

有分析人士指出,哈梅内伊成为伊朗最高领袖后,伊朗选举实际上呈现出一种“钟摆效应”,保守派和改革派轮流执政。从2005年开始,伊朗先后经历了保守派内贾德执政的8年和改革派鲁哈尼执政的8年。

这次保守派莱希当选,表明“钟摆效应”仍在延续。而造成这一效应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民心向背。因此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都把改善民生作为执政的首要任务。